

# 他们在笑什么

周立民

有一张照片流传很广，画面是巴金和他的朋友们，拍摄于巴金武康路寓所的二楼书房中。朋友们围坐一圈，他们是：柯灵、王西彦、张乐平、孔罗荪、巴金、李济生、师陀……这些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容，尤其是巴金和他对面坐着的柯灵，几乎可以用“开怀大笑”来形容。这张照片曾被命名为“劫后的笑声”，那么有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被提出来：他们在笑什么？

我最初看到这张照片，是在《巴金对你说》（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7月版）大型画册上。该书的图片说明是这样的：“劫后重逢，巴金客厅里又洋溢着熟悉、但又久违了的笑声……这是为祝贺1977年《家》重新出版的一次老友聚会。”（第54页）《家》一度被作为“毒草”禁止出版和阅读，为《家》重见天日朋友们聚会，且有如此开怀大笑，迎接生命中第二个春天，这个说法不无道理。但是，我看到桌面上只有茶杯，没有新书，他们怎么不拿几本新书作道具呢？

我还看到关于这张照片的另外一段说明，从笔迹上看，是摄影者祁鸣写的：“巴金身陷灾难中，感受到最宝贵的，依然是朋友中一颗‘黄金般的心’。劫后重逢，巴金客厅里又洋溢着熟悉、但又久违了的笑声……这是为庆祝粉碎‘四人帮’后的一次发自内心的肺腑的笑声。”这个理由更虚一点，不过倒是符合“劫后重逢”的这些老人们的心态……多少年过去，大家只是笼统地谈论这张照片，至于，到底是什么让照片上的人发出会心的微笑，还是不大了解。

要想弄清楚这背后的故事，还是要从源头查起。前面说，这是为了庆祝《家》重印而举行的聚会，查《家》这次重印的时间，版权页上说是：1962年1月北京第2版、1977年11月北京第15次印刷。那么，这张照片应当拍摄于1977年11月之后。根据巴金日记提供的线索，1977年12月19日，“斯基寄来新版《家》一册。”（《巴金全集》第26卷第193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）当月28日，大批样书寄到：“《家》已寄到，共一百五十九册，是托何嘉瀛取来的。”（同前，第195页）次日晚上，巴金开始分赠样书给朋友：“十点钟清理新到的《家》，拆包、签字到十二点三刻，一点后睡。”（同前）那么，朋友们的聚会应当是在这之后了。同样依据巴金的日记，我查到，有这些朋友

聚会并拍下照片的日子是1978年1月10日午后，当日日记是这样写的：  
午后饭后，师陀、柯灵、西彦、罗荪、乐平先后来。管理灯光照明的两位同志和《文汇报》的两位同志也都来了。祁鸣最后来。两点半开始拍电视片，四点半结束。（同前，第200页）

照片拍摄日期明确了，我们也知道了，这并非为《家》出版而安排的聚会，而是为了“拍电视片”而做的“摆拍”。此事，摄影者祁鸣后来有回忆：“一九七七年，碧青的嫩芽已经绽开在柳梢头。有一次，我拍画家张乐平的电视片时，问起巴老，张乐平说：‘赶快去给他拍片！’我随张乐平来到巴老家，给他拍了一部电视片《访老作家巴金》，后来播发了。望着巴老的满头银发，我萌生了一个念头：不能老是事后遗憾呀！何不趁巴老健在，多给他拍些资料，为人世间留下他的形象？”（《为巴老拍电视片》，李致、李舒主编《巴金这个人》第181页，成都时代出版社2003年11月版）

时间上，他记忆有误，不是春天，而是冬天。巴金在1977年12月28日日记中记道：“上午张乐平陪电视台祁

鸣来商谈拍电视片的事情。”（同前，第195页）此后，又多次提到拍片的事情。不过，至此，老问题依旧没有解决：他们在笑什么？

这个问题，直到去年“十一”期间，李健吾先生的女儿李维音老师寄给我《李健吾画传》才找到真正的答案。李维音老师可真是不简单，她自己是学核工业的，为我国的核电站的建设做出过贡献，退休后，姊妹几个历经数年，编辑出版《李健吾文集》《李健吾译文集》两部合起来有25卷的皇皇大书；她又编辑了《李健吾书信集》，编写了《李健吾年谱》，直到搜集史料和图片写出这部《李健吾画传》（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版）。我想，这是一个女儿向父亲表达爱与敬意的最好方式了。

在这部画传第69页中，印出这张照片，是柯灵1978年4月5日赠李健吾的，柯灵有一段题词，终于把他们为什么大笑的谜底揭示出来了：“此照摄于老巴家。当时正在谈兄登台演《金小玉》掌故，合座笑不可仰，兄可于相片中观之。”原来大家是在谈李健吾演戏的趣事，那是一桩朋友间流传已久的“掌故”了。我在《星水

微茫驼铃远》（商务印书馆2020年7月版）一书中写李健吾的篇章中曾提到过：

《金小玉》是李健吾根据法国剧作家萨卢杜（Sardou）的《托斯卡》（La Tosca）改编的，李健吾将一个女伶的传奇故事中国化，放在北伐战争环境里上演。他自己还在戏中扮演总参议一角，过了把戏瘾。有一次开演前，李健吾在后台兴奋地跟演员大谈他如何演总参议，说到得意忘形，平时从不吸烟的他，猛吸了几口做道具用的劣质雪茄，顿时觉得天旋地转。（《李健吾画传》中说，李健吾是被剧中石挥饰演的一角吸浓重的劣质烟所熏）那一天，李健吾是因烟而晕，等要回家时已经是凌晨时分。他喊了一辆黄包车，上了车，车夫问去哪里，李健吾的家搬到徐家汇多福村5号底层，这个弄堂的隔壁就是上海殡仪馆，所以，李健吾才这么说……

长久以来困在我心中的一个谜团，想不到就这么解开了，真是“得来全不费工夫”。柯灵先生的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啊，我也得感谢李维音老师将这张珍贵的照片和题词公布出来……史料寻访的魅力或许正在于此，踏破铁鞋而不得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一个意外的邂逅，可能拨开云雾，让我们一窥历史的本来面目。一张照片，他们在笑什么，当然不是什么大事情，不过，多少年来，我在追寻它背后的故事，一旦解决，我不禁有一种乐在其中的会心的微笑。

2020年10月3日傍晚于海上竹笑居



画面上自左至右为：李济生、师陀、巴金、孔罗荪、张乐平、王西彦、柯灵。

# 在西藏的每一刻

邵丽

我缺少那些磕长头的朝圣者三步一叩、五体投地的虔诚，甚至一路上都在抱怨山回路远。平均一天十二个小时以上的车程，从拉萨到昌都，走了七天。没有走过西藏的人，你如何知道天地之高远？她有多么美，就有多么忧伤。有多少洁净，就有多少孤独。有多少冰肌雪骨，就有多少苦寒荒凉。冰雪荒凉的世界让人明心见性，缘起性空——我的眼睛被装满了，我的心却被清空了。我想记录经历的一切，一切却又无从说起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它的一个开来自你瞬间的警醒。

同行中的一个人说他来过西藏数次，一次都未看见过南迦巴瓦峰。我算是幸运者，十年前第一次进藏，曾经清楚地看见她的面容，却并不惊讶她的高贵秀丽。这一次我们从山下的公路上穿过，一车的人正在遗憾着山中缭绕的云雾，回眸之间却窥见半空中出现一点洁白无瑕的峰头，半拢云海半遮面，恍然间明白了为什么她会被称作“羞女峰”。却原来她的美更应该衬托在云遮雾罩、似有若无之间。

到拉萨的第一天便结识了一个叫刘萱的奇女子。她写诗，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雪域萱歌。萱歌很美，但她的美是那种知性而又有点沧桑的清秀之美。她已经不再年轻，北京人，原在国务院新闻办工作，是个局级干部。2004年、2010年两次援藏。2013年援藏结束，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朋友们的规劝，毅然将工作关系调至西藏，任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、新闻发言人。

如今她已过了退休年龄，却仍然长期生活在西藏。她有怎样的深情厚谊，才能将自己全部奉献给一片土地？在她面前我才突然觉得自己所谓的空，竟是何等的满！我又与她隔着怎样的心理距离！我总是悄悄地看着她，直发，素颜，穿深铜色暗纹斜襟藏式上衣，配牛仔褲，踩着一双短靴。看起来都不合适，一切却又如此合适。她的美是需要耐着性子打量的，是一种忧郁的安详，是一种沉静的热烈。我替她设想了一万种理由，可那只是我的理由而已。我在尘世涸染太久，无论如何都不能撕扯清真正的无用之用。她热爱西藏，不需要任何条件，她化身为这里的一片云、一汪水、一块石头。西藏有多神秘、有多少绮丽多少壮美，可否在萱歌们的热爱里找到答案？其实，答案是如此简单，只是需要我们直视而已。爱是需要勇气的，

我们大多数人一生都不能遭遇生死之爱，难道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缺乏勇气？我不禁想起我在深夜恸哭的凯伦·布里克森的《走出非洲》。与其说它是一部爱情小说，不如说是一个女人的史诗。想想凯伦遇到丹尼斯后写的那句话：“在绝望之后……”在古老而原始的土地上，动物不会被驯服，热爱自由的人也不会，但爱会驯服灵魂。“你并非你所拥有。”你是你自己。当凯伦失去情爱，舍弃了给予她身份的丈夫，舍弃了家园和其他一切，却得到了她自己。

萱歌们的高原就是凯伦的非洲，她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，以及，生命的全部意义。

很多人以为去过拉萨就是到过西藏，不曾到高原上行走能算完成高原之行吗？昌都人说，你若来了西藏，一定得到昌都走一趟。

雪山、森林、草原、山峦、天空、雄鹰、落日、寺庙、村庄……有些地方你从未去过，却觉得自己曾经见过。真的有前世今生之轮回吗？自拉萨去昌都的一路，我们翻越了海拔四千多米高的雪山。在茶马古道上仰望，在长城上徘徊，在然乌湖的观景台上聚餐，在七十二拐天路上驰骋。走入古冰川，相见千古盐田。那一路，在观景台上恰逢雪山崩塌，雪瀑缤纷，气象万千。那一路，我们在多拉神山驻足，傍晚的山边突然挂起彩虹，世界瞬间被点亮。

昌都，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茶马古道的重镇竟然是香格里拉的核心区，我心中的净土。是否如歌词里描述的那样：“没有痛苦，没有忧伤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”？有浅薄者说，要在西藏寻找一次“艳遇”。他们哪里懂得，在西藏的每一刻都是“艳遇”，而且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生死之恋。你已经没有分别心，人与人，人与物，物与物，诸相非相，一得万得。那可不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！

在昌都，在被当地百姓称为“神女峰”的达美拥雪山脚下，我们品尝到了藏地葡萄酒。此酒是用达美拥雪山的雪水灌溉的葡萄酿成的，取了雪山的名字。被称为“离太阳最近的葡萄酒”。它另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“西藏的波尔多”。相传18世纪中叶，法国传教士来到西藏芒康盐井传教，带来了葡萄酒和“波尔多”酿酒技术。天山雪水、洁净的环境、天然的气候风云际会，成就此佳酿。小小的酒杯中，似乎能品味到藏文化和法兰西文化的巧妙融合之后的厚重。

盐井的天主教堂是西藏地区唯一的天主教堂，虽几经修缮，骨子里的情怀还在，日常的世俗里隐藏着饱经风霜的神圣和庄严。在伸手可以触摸到太阳的高地上，不，是在半天之间，倚一片云彩伴酒，仙子一样微醺着，真的被“西藏波尔多”纯正的味道和细腻的口感征服了。

万物的起始，必先抱持一个坚定的信念方得圆满。种葡萄有种植葡萄的信念，酿酒有酿酒的信念。而有关唐卡，因为意蕴万方更是让人浮想联翩。唐卡被形象地称为“可以流动的壁画”。相传两千多年前，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开始修心观想，但那时没有足够的寺庙，于是就有了在洞窟里闭关修行的传统。由于藏族部分地区天气恶劣，不宜在同一地长期居留，需要经常迁徙。但人们带不走留在墙体上的壁画，于是，他们便把菩萨佛画在布上带走，这即是早期的唐卡，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由此衍生。藏人的历史、政治、文化、传说、民俗、天文历算、医药、地理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，都集中在一张张唐卡中，称其为藏地的百科全书一点也不为过。

唐卡丰富的色彩是普通绘画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，画一幅好的唐卡至少需要三十种以上颜色，它的配色层次十分繁复细腻，在观者眼中变化无穷。唐卡色彩既是形式，也是内容，

其本身就是藏地的历史人文和环境的投射，它关乎藏人的历史传承、文化传递、宗教信仰以及对自然山水的敬畏。因为敬畏，唐卡的绘画颜料非同一般，多采用松石、珊瑚、珊瑚、金、银、珍珠、朱砂、琉璃等贵重的宝石矿物原料，因此它的珍贵既是精神的，也是物质的，更是艺术的。

到昌都旅行，对人们最大的诱惑是拜谒唐卡的故乡、西藏最重要的唐卡三大流派之一的藏东噶玛嘎孜画派，它就产生于昌都的嘎玛乡。据说画师画一幅唐卡要像修行一样耐得住寂寞，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。用几个月的时间磕长头，是对神的顶礼膜拜。用几年的时间描摹一幅唐卡，更是一心向佛的一种信念。我们走过画师身旁，亲历一眼神奇的绘画过程，虽然并不能真正进入那种大隐隐于市的忘我境界，但轻轻触摸一下承载着生命真谛的圣洁之物，是不是也能感受到高原艺术家们心中的慈悲和安详？

一趟漫长的西藏之旅，像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样。我们行走高山，也遭遇了暴风雪、泥石流、雪山坍塌，如今回首，这些肯定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经历。我感动着我的感动，对西藏的体悟只能化在心里。很多时候、很多东西都无法言说。

那天，在昌都，我们醉了。不醉酒，无以面对高原。那个深情的夜晚，我终是被一首诗所震撼：

极目相接之处，让风引领随意运行，或者有一段歌声如约而至，漂浮于头顶停留的云端。关于西藏，一路陪伴我们的吉米平阶，这个谦和的、著名的藏族诗人，用他的诗歌《纳木湖的传说》给了我一个最好的回答：因为你的降临，天与地会在某处连接，有了神秘沟通的唯一通道。

姜昕九年来的第五张个人专辑《岁月如歌》，讲述了这么一件事：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年，遭遇了这么多变故；亲人离世，知交飘零，世事变幻无常，艺术面目全非，人生全转了境……但是这个人，仍然热爱着。

如今，生活中似乎再无奇迹。音乐失去了一度曾拥有的灿烂光环。多少人，不再是当年的那个人。但是这个人，对于她所选择的，对于她当初投入的，对于她在这么多年里认识的一个个友人，她仍然全心属于。是的，太阳在落下去，傍晚的光似乎已经黯淡，但这是你们的眼在看着；在她的眼里，这世界仍旧是一片光明，甚至更加柔和。这美好的人世，这动人的艺术，这可爱的音乐，这是她所热爱的。这份热爱一如既往，仍是那般深情。处子般的情怀，就像是刚出生时，就像与当年一模一样。

自上世纪90年代中叶，直到今天，姜昕是北京摇滚乐从全盛爆发到沉寂落寞的经历者。作为一个有魅力的女性，一位结交甚广、因缘颇多的名媛，显然，她称不上是北京摇滚乐的核心作者，但却是这个摇滚朋友圈中最好的见证者。刚刚过去的这二十多年，对一名女性来说是从少女到中年，对这个圈子来说是从光可照人到门可罗雀。这就是岁月。这岁月的滋味一定让人不好过。但是对于姜昕，这舞台的聚光灯对她并无多大的颠覆，回首岁月她没有一丝失落和怨念，甚至连怀旧、伤感这些稍嫌脆弱的惯常反应，也跟她牵扯不上。

“岁月如歌”——要说感受，这就是感受。这个感受心念端正。专辑十首歌，全都有一个吊诡之处。从歌汇上看都是些陈词滥调，但陈词滥调里有真心、有真意、有性情，有一个灵魂贯穿其间。在业已被深深物化的生活里，在这个人生大起大落的落潮中，难得的是仍有人幸免于失魂落魄。我走来，我走过，我看到，我说话，依然是这个完美的身心，不是一具心底空空落落的行尸走肉。

比如《日出》的开头：“我独自凝望着天边/第一抹神秘曙光/迷恋这金色的时候/融化黑暗的神奇/感谢生命里所有的/会发出光的讯息/因为那每一次相遇/都是珍贵的赠予/oh~悄然照亮/oh~心的方向”。看这词，非常普通，缺乏新意，甚至有一点陈腐，曾经四处相识。

再比如《十二月的花》的中间，副歌部分：“你的话变成温暖的春风/你说那来自大地的心愿/是出发时母亲的叮咛/种在春天的春天”。歌曲开篇原有一个稍显特别的情境，但经这么一发散，也没什么特别的，“温暖的春风”“大地的心愿”“母亲的叮咛”“心里的春天”，都是俗套。

还可以看《岁月如歌》的结尾：“听到吗？那风中的歌声从没停息/欢乐的、忧伤的，再回首都已成歌/相信吗？当心灵跟着音符起舞/oh~斜雨/风雪，都将汇成浪漫的旋律/因为生命本就如歌般美丽”。如此正念的人生感悟，也就是“岁月如歌”的具体含义。但它有多特别呢？没什么特别。许多人都这么讲过，许多人的生感怀都是这么四个字，连多年前我们老记者协会的纪念册，都叫这个名字。

不用着刻意去挑选，这张专辑从头到尾，都是类似这样的词。这些词，专辑中的所有词，都出自姜昕本人。姜昕就像是那种文艺女青年，身上最突出的不是才华，身上最突出的是比她热爱的艺术家还热烈的热爱，比她热爱的艺术还浓烈的文艺气息。她偏爱着大词、好词，喜欢那些温暖浪漫语汇，并用一种毫不意外的略显空泛的方式将它们组合起来。但是吊诡的是，这首歌词里有情义，有她历经的这岁月的波荡，有这生命的启示与光亮。

并且这样的词，这样大而化之极其正确的语句，通常属于非个性化写作的领域，但是落到这位身上，它又是颇有个性化的，能让人感受到是这个，是这个人，是这一段人生的一个自传。这也是吊诡之处。

姜昕与她的合作者王钰棋、张楚，主要是王钰棋，为这些词谱上了风格前后一致的曲子。这些曲子有一点点不寻常，有它特有的腔调，显得有点散漫。与人们惯常欣赏的歌曲比起来，它们不是太分明、确定，不是一个“解决”，而始终在流动着。像是一曲还没终了，又飘向了下一曲。但是细究起来，每首歌的结构其实又很规矩，并非那么松散，只是主副歌不太鲜明，每首歌未强行划定自己的边界，未形成强烈的、肯定的音乐上的最终“解决”。倒也好，这晕晕乎乎，彼此消解，也像就是岁月。

而制作和编曲，不管他是王钰棋还是沈次斌，是张楚、祝小民还是樊文婷，当然，主要是王钰棋和沈次斌，全都心领神会，为这歌声，为这曲子，配上了叮叮咚咚、充满律动，如流水、

如纱幔、如光线、如潮流、如心弦悸动的、总之乘风带电的、温暖的键盘、吉他、鼓、摇滚噪声和弦乐。基本上也不出意外，这些都属于套式。但它们通篇有一种回响，像是岁月回声，像是回望的眼眸，又像是向依然光亮的未来的张望。这些音响都泛着光，有生命感、有心绪，也“有真心、有真意、有性情，有一个灵魂贯穿其间”。

最不能忽略的是姜昕的唱。她那么慢地唱，一字字地咬字，一声声缓慢地发声，每一个唱句都仿佛是慢动作。在中国摇滚乐舞台上，还没有谁会这么慢地唱，自带着一种韵律和节奏感，有一点民谣感觉，却又开了民谣的抒情歌曲。在演唱上，姜昕是一个非常具有原创性的歌手。自1996年她的首张专辑《花开不败》仿佛横空出世将这唱法露出几分端倪以来，她逐渐地将这唱法变幻出了多种多样。现在，她将这种唱法更加强化，一如以往灌注进去她女中音的灰色。这灰色，也是她的一个创造，只有她的灰色是这种奇特的意蕴。只是，在《花开不败》中那种暧昧的、悲剧感的、黑色幽默的灰黑，现在变成了明确的、闪着微微光芒的灰红，变成了对岁月深怀感激的一片温暖的金灰，抚慰着这生命的一段一段，感念这来自天恩的赐予。

走到这个地步，这人生是被祝福的，这人生已经得到了祝福。过去了的，不会消失；变化了的，也并非更改。在这位交游广阔的女歌手、北京摇滚乐的见证者眼里：“岁月不能为他们蒙上尘埃/反而为他们镀上一层金黄/就好像是来自不老的彼岸/只为守护我们的心灵”（《温暖的房间》）。但是更令人感动、更令人无法平静的是，这岁月静好并非如同表面，现世安稳，踏实有人力拼命的抗拒，抗拒世间风云和命运翻覆，像是《那个简·奥斯丁》中所披露的：“其实我并不是你自以为的那么坚强/其实我只不过是不会让悲伤折断我的翅膀”。随后，这首歌曲将这歌声这多年的曲折心路、隐衷歌曲和盘托出，让人领会到：这积极的苦旅者一样有着孤独，一样带着伤痛，一样有时迷惘，但是路要走下去，生活应该拥有欢乐。

于是，这女孩、这女人、这良善的人类，选择了她选择的：“让爱开放在我的篇章/用那字字句句唤醒人们心中最初的梦想”。好像是生怕人们不能充分领会这些歌曲中那人生正面的善意，她不仅在歌词中一再唱“早已把自己嫁给那灿烂光芒”的心意，更将一句句心语像座右铭一般贴在唱片册页的抬头和页脚，希望能给听的人以引导：

“每一朵花儿都是信仰的小太阳/看见了/就照进你心里”；

“无论怎样的境遇里都有一丝丝光芒……”

“自从那第一次撞见/那绚烂的光芒/就知那那将是我的生命/永远追随的君王”……

整部专辑有一个大结构：日出到日落，人生之初到人生终结——虽然远远没到终结，但已经对那个可能的归宿，在归宿上想要秉持的人生姿态，心存眷恋。《在哪里》，这专辑的最后首歌，回忆初见的情景。这初见早已过去，那爱情早已转身作别，但现在都还记得：那一样的“遥远的爱”“一样的‘说不清捉不住的梦’，还是在那天空，还存留在心底，带着亘古如一的神秘。女声和男声（王钰棋），用比慢慢慢慢的唱，唱出全片中最缓慢的语速。与此同时，有比之前所有音色更暗更深的色泽，将这如歌岁月，深深地合拢。

2020年8月12日

耳听八方

# 岁月如歌，深情如故

李皖



2020年8月12日